

阖家安康

吴银珂

前年年底，三哥家的大别墅做好了，希望我们兄弟六个都到他家过年，因为疫情，这个愿望没实现。去年清明，三哥又一次提起，大家都应答干脆。三哥那个高兴啊，赶紧又捉了两口小黑猪，养了几十只鸡，两只鹅，两只豚，鱼池里放了几百尾鱼。

自从父母去世后，我们兄弟们再也没有一起团圆过，光阴荏苒，时代巨变，日子都越来越好了，可是我们都老了，姐姐七十整了，最小的我，也五十八了，再不起过一个年，祭祀先辈，把酒言欢，还待何时？

去年端午节后的某天，三哥打电话告诉我，小哥又住院了，胃出血，昏迷几天后送进医院，一查，肝硬化，糖尿病，肾衰竭，都来了。转外地大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回家，但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差远了。我作为一个透析患者，没能力帮他做什么，只隔三差五打打电话，聊聊家常，逗他开心。前几天打电话，他讲话又有点气喘吁吁，肚子涨满了水。我劝他赶紧住院。我说，小哥，坚持啊，熬过冬天，过了年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小哥和三哥隔两岁，从小看不惯对方，动辄打架。但是小哥躺在床上不能动时，第一个出现他身边的，还是三哥，背他去医院，整夜整夜陪护。三哥每天天不亮起床，喂猪，然后去县城陪护，傍晚时分回乡下，喂猪，然后再去医院。打断骨肉连着筋，这就是亲情的力量。

三哥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大半辈子，如今最大的快乐居然是喂猪。去年端午节前，三哥杀了回乡养老后的第一口猪。他和三嫂说，老四老五身体不好，四只猪脚一家给两只，再称一刀肉。吃着三哥亲手养的土猪肉，小哥感动得哭了。三哥说，哭什么哭，以后你们吃的肉哥包了。话犹在耳，另外三只猪开始陆续发烧，不到一个月功夫，全死了。三哥那个痛啊，整天借酒浇愁，萎靡不振。去年冬至前，他又花了两千多块钱买了两只猪。他说，过年不杀猪，没年味。

国庆期间，思越回来，我带小两口子走亲访

友。大家都开心。特别是姐姐姐夫，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缝，都是七十岁的老人了，围着锅台团团转，做了许多徽州小吃。虽然没大操大办七十大寿，晚辈们都记在心里，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表达了祝福。姐姐姐夫怎能不高兴呢？记得我们是十月五号去的，七号晚上，大降温，八号凌晨，姐夫迟迟不见起床，姐姐发现时，半边身子不能动弹。马上送市医院，九号早晨，姐夫永远合上了眼。姐姐说，你姐夫临走都是笑咪咪的，嘴里念着，过年喽过年喽。大家听了，都泪眼朦胧。

姐夫走了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告诉了小雾，并代二哥送了花圈。我想二哥虽然痴呆了，也永远是风趣大气的二哥，是我们值得尊重的兄弟，应该报个信，至于小雾来不来，由他自己决定。小雾挺懂事的，从铜陵驱车祁门，送大姑爷最后一程。小雾告诉大家，今年过年爸爸可能出不了门，他已经大小便失禁，比以前更糊涂了，有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。

大哥退休后就去广州带宝宝了。也许水土不服，几年来总是这里那里不舒服，偶尔回老家调养一下身体。前不久他还把住房改造了一下，打扫得纤尘不染，买了许多土鸡土蛋，腌了腊肉，准备迎接宝宝回安徽过年。进入腊月，大嫂突然发现胸部长了包块，大哥匆匆赶回广州，把大嫂送进医院，果然是癌！立即开刀，化疗，休养一段时间，还要开刀拿掉另一个结节。手术前晚大嫂要和我这个“朋友”聊天，感慨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想不到回安徽过年喽！我说，大嫂，好在您发现早，没事，虎年过后就是兔年，我们等您。大嫂说，好啊！

写到这里，大家应该知道过去的一年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不平静的一年，是比较艰难的一年，虎年春节，没能团聚。好在我们背后有国家这个大写的家，在疫情防控、经济建设、民生保障等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，这是我们能够爬坡越坎的根本保障。虎年，我有个小小的愿望——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，我们所有的大家和小家都能阖家安康、万事如意！



漫画 杨树山 作

春意柔柔

宋扬

一些树还在以冬的孤独站立，一些树已先触摸到大地湿润的呼吸。被羽绒服包裹过的人一天天瘦下去，枝条儿一天天胖起来，枝与枝、叶与叶的缝隙一天天小起来。远望，树有几棵，就有几朵薄薄的绿烟顶在树梢。烟不消散，只轻轻摇晃，随一阵柔柔的风。

麻雀、画眉、斑鸠、白头翁的声音充满了欢快的气氛。鸟雀演唱会的流程并不按部就班，总有小调皮不循规蹈矩，他们在树上蹦跶，想要发出春的第一声。几次三番，场面变得有些混乱，从此起彼伏到密密匝匝，谁都抢着做春的歌唱者，谁都抢着往树的高处跳，往云端的风里飞。

蝴蝶的舞步比冬时轻快了许多。一只两只三四只，五只六只七八只……他们的队伍在一点点庞大。地面与天空，更多时候，蝴蝶和鸟儿默契地选择了分属自己的乐园——互不侵入，偶有越界，也匆匆离开。

东方的天空中，有淡淡的一抹蓝，天空的幕布只隙开一道缝。春阳在精心装扮，并不着急登台表演，它知道大地万物的期待。它有的是自信，自己一出场，就将是君临天下，万物生辉。

“噗”的一声，天空的幕布全然拉开，蒙蒙浅灰隐去，背景是一整块蓝，一整块蓝水晶的薄片。此时，配得上与阳光斗艳的唯有油菜花。油菜花与阳光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却又于不知不觉中合绘出一幅妙画——满野尽带黄金甲便是它们的杰作。

豌豆花羞涩得多了，蜷缩的依然蜷缩，开放的也不张扬。淡淡的粉，暗暗的红，把蝴蝶般的花瓣朝向土地，只以背影示人，那些最美的容颜都掩藏在绿叶之下。

萝卜挺出油菜一样的薹。萝卜也开花了，却无意以俗洁的白与油菜花铺天盖地的黄一决高下。难道萝卜也读过袁枚的那句诗——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？

陪伴过谁家小朋友的布偶棕熊在田野有了新的任务，主人要借他的样子吓唬那些馋嘴的鸟雀。主人用一根木棍把他钉在田间。他手握一把闪闪发亮的塑料大刀，显得威风凛凛。鸟雀贪图新点进土里的那些玉米粒，终于蹑手蹑脚地一点点靠近，很快，它们看穿了威猛的棕熊只是不能动弹的假把式，最后，它们竟然踩上了棕熊的头顶……

春早人勤，点早玉米的菜农期待能成为卖出本地新玉米的第一人，得个好价钱；冬寒菜、油菜薹还能掐最后半个月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将有新的蔬菜出现在这片田野。冬去春来，一季时令一季蔬。田野，从不荒芜。

砚瓦池记

李丹崖

砚，是古砚，砚哪有不古的，即便是今人制砚，用的也是石头，一块石头要多少万年，显而易见。

瓦，本是覆盖在屋顶上的遮风挡雨之物，风打头雨打脸，它一身静默，灰色的衣装像极了古代的隐士，置于高处可不就是隐吗？大隐隐于朝也是隐。

池，原本是古典园林中的一泓明媚，池在城中，可蓄洪排涝，可赏景观月，可亭台楼阁，可静心养神，养几尾鱼似乎也不错。

砚瓦池，三个字凑在一起，古早、朴拙、雅致。砚瓦池是鄯乡老城内的一处池塘，在城墙的内侧，城墙“一”字型伸展开来，像是一管笔，砚瓦池就是它天然的砚台，可以饱蘸浓墨，写团团大字，亦可洗笔，“藏污纳垢”，而后吐故纳新，都是它。

二十世纪的早些年，因为战乱，砚瓦池被一户人家买了过去，买它的一定是个土财主，也定然没有什么文化，他们把砚瓦池改了名字：鳖疙瘩坑。

坑是自家坑，不再是老城的池。买来是养鳖也好，养鱼也罢，族人越来越壮大，他们围着坑居住，鳖疙瘩坑成了排污的集中地，渐渐的水体不再明媚如昨，更不再清澈如昨，而是脏兮兮，混沌沌，红彤彤，富营养化导致水体发臭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坑”。很多人都搬离了，只

留下这个“坑”，被习惯性地当成了排污池。一团臭水恐怕是鳖也活不了。

我们开始讨厌鳖疙瘩坑，我们开始怀念砚瓦池。翻越旧志，可以看到如下句子——

自隅首（古城中心的最高处，通往四门）正南第一巷由东转西者，曰学巷口。

自学巷口西由学宫前南转者曰学前街，俗号丁字街。

自学前街而西者曰砚池湾街，俗称砚瓦池。……

以上句子是耐人寻味的，那个“丁字街”的“丁”，其实多像是挂在笔架上的一管羊毫笔或狼毫笔。

砚池一湾，位于学宫之侧，是城市文脉的发源地，一座城市的“墨”都储藏在这砚瓦池内。有了它，这座城市才“胸有团墨”。

砚，研墨，储墨之物，中国有四大名砚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、广东肇庆市的端砚、安徽歙县的歙砚、山西新绛县的澄泥砚。

澄泥砚是黄胶泥制作烧制的一种砚，是最近似瓦砚或砖砚的一种砚台。瓦砚之美之雅，古今公认，现存最珍贵的瓦砚来自三国时期，名为“铜雀砚”，宋杨万里有诗《铜雀砚》：“摸索陶泓不忍砚，阿瞒故物尚依然。浪传铜雀檐间瓦，恐是金凫海底砖。”

阿瞒是曹操的小字，鄯乡安徽亳州是曹操的故乡，旧城池中有一泓砚瓦池在这里，不足为奇，又在冥冥之中。

据说二〇二一年，鳖疙瘩坑因环境问题，整改成了一处公园，在公园的命名上，很高兴看到一个建议——恢复古名：砚瓦池。

想必曹操有知，也会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

